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彊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屢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蜩毛而起。以爲不可故。

切識

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維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

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亾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亾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已疏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以分其勢矣此則欲倚置淮陽代親王以控制南北所謂身使臂之勢而藩樹固國長久之策也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息景帝見矣鼂錯不幸而謀削爲禍乃使主父偃行之賈生著龜哉○先王建萬國親諸侯王帛巡迷九州一體何嫌何疑而分制之曰

三代之王不作也。德衰則維勢
誼之計漢事也。亦萬世之計也。

諫放民私鑄疏

賈誼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
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
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
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廼者。民人抵罪多者。
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
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
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
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

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弃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呂術斂之。重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呂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文簡悍有識

輕煖饑之於食不待其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亾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亾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亾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

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亾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吊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亾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

陳農家
勞苦真
可流涕

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亾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亾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王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

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滌。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亾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

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陳農家苦而論明主務農貴粟此王佐之言讀至入粟拜爵免罪是賣法集利也人主所以操天下以作淫邪救過趣善獨此賞罰賞罰不重損信存食雖有粟烏得而食蓋錯特為瞻國良策而于古者井田什一勸農與理之意大相遠矣亦霸之餘術也○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以前字字可涕

言兵事

晁錯

戰以氣勝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

得地形

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水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中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

器用利

器用利

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執，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疆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

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
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
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䟽及遠
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
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
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劔戟
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
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
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

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
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
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
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
之堅甲繁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今明將能
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
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
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
曰狂夫之言而明王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
陛下財擇

以蠻夷
攻蠻夷

以中國五長技而匈奴所長則用夷攻夷以敵之四者兵之至要兩軍相為表裏此名將之識

論募民徙塞下事

晁錯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郵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

以上安
主以下
治法

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
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
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
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
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
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
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
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
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

今驕虜
正坐此

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亾功也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東來南也壹大治
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
氣去後未効服也愚臣亾識唯陛下財察

錯蓋鑿秦鼎成然民之亂故論募民徙塞事處
置蓋宜而文亦因之次第

論守邊備塞事

晁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執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

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復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

廣林。羹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

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
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
田器廼募臯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
婢贖臯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
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
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
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
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
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
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高
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
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
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募民徙塞下常居而不遠戍使習執
樂守○論貴粟與備邊皆縣買爵法

奏吳王書

枚乘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

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執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迹愈多景愈疾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

正言隱
刺

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殫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摧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丑

事難直指借喻隱刺層疊不復續接
無浪忠。心憂緒煩而不亂可謂妙才

賢良策一

董仲舒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
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
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
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
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
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
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
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曰。茂哉茂哉。皆彊勉

之謂也。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没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

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亾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爲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諄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

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
繫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
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
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
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
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
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中也，
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
民鄙。夫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

之所爲，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休，動之
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
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
爲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爲，而下以正其所爲。正王
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於天。天
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爲德，陰爲刑。刑主殺而德主生。
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
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
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
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

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執，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

教化立而姦邪皆正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

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亾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

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
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
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
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
夫仁義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
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
生也。

武帝制策言天命性情治亂符應皆高願雄畧
而踈缺於身心教化大道之本仲舒首言天人
相與修人則天應曰勉強曰任德去刑曰正
心更化推治于道反道于身儒者之言也

賢良策二

董仲舒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
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賢
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
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
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
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
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

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既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

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矣。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授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太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

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

即復前
勉強奉
問行道
八說

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

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王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王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寃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留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

論俗化在王心能養天下賢士而歸重于長吏
此真有本原之議

立相兼出未各賢不肖
日月為心實為實論為上量材而對
三王之盛農為而美教之
請美文二千不習盡心然求禮夫不之士可對而宮
大引之論相責實者有賞有責不肖者有罰夫味吳
各對其吏用之賢者各二人以欲官爵且以賢
不肖者各二人以欲官爵且以賢
不肖者各二人以欲官爵且以賢

賢良策三

董仲舒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虛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
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
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
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
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
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
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
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機，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嘗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

伸舒複
言命性
情處亦
歸重人
主

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今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

辨言之
表言也

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
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
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
也冊曰上加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
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
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於深山
非一日而顯也益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
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
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

大中高
育之言

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
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
而人不見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
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
惡之相從如影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
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
寢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
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
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以謂久
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

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
道必有徧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舉其徧者
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
以揀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爲而治者
其舜。庠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
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
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

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
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
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
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
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惠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
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
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
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迺論政
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
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

天人之際
又即古
谷天

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虐此民之所

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

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虜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讀賈誼疏如登高峰。閱層波峻爽。疏快精於法。理董子之文山。靜川流以古明。今以人明天元。元本本幾乎洙泗典刑。

論限民田

董仲舒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

食大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
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
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
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
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富建阡陌。貧無立錫。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
之富。今世正坐此。○井田無論難復。限田亦難
卒行。若刑游惰。崇本業。法兼併恤良。弱邑令
與民親里。間有公正。亦富民化俗之一端也。

賢良策對

公孫弘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
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
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
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
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
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
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
群臣遜。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
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卽。不爭。理得。則不怨。有

精於法
之言可
以為吏

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

大入微而致理

此等處皆模糊

並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崇之本也臣聞堯遭洪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

亦不盡
然○嬰
兒亦有
熱病

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

大都法術之言論
和順逆害是精理

上書諫獵

司馬相如

唐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

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相如以文士幸諫獵可其小忠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二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
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
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
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
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
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
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
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
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
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饑女子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
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
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
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
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
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
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
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毆所以爲業也天性固

大
秦事
復說更

是

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火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惟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引李斯漢成之諫伐匈奴語以見已意亦疏專一法後議更深入

言世務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官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縉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

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金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胄生蟣。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虜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歛。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疆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挽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

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之絕越人擊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祠北構於胡南掛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若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

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羗棘略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

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大意。在無窮兵而救淫侈。○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此一語精甚。

言世務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倚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

得此覆
說精神
愈激

天醒

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擒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王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驅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

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安民使無土崩之勢此名言也於武帝時更屬膏肓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

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歿。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輜而險。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用樓船。

卒水居擊權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
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
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
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
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露漬山谷
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龜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彊能難邊

得此方
有入手

城注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內外也其
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
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
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
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
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
不下數千萬所以入之五倍迺足輓車奉饗者不在
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蠹生疾癘

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
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第甲弒而殺之
甲以誅歿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
使重臣臨存施得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携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
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
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
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
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之絕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紵丁壯從軍
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
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
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
勞倦越迺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
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
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
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

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歿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斯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向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惠僭竊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若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歿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其言精勵而曲至
大批深得越之水土在深山叢林吾入之難而防
之易又得秦爲越破一段破其伐謀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本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卻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漢文政是漢武對病藥文雖短少却破的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鑿屋鄣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

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杭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質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今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駑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官，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俳優富之者而獨爲法言危論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瞍。孝已被諷。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

太子肺
腑倒盡

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
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
獨究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克。恐懼逋逃。
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
營青蠅。止於藩。豈第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
四國。往者江克。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
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
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
盡忠而忘其號。比于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
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
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
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情至之言奈何無救。不聽此言。悲悔何及。然亦
三考。故之二光之言。得効。幾與四皓同功。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

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鬱於閭，譽謏之聲，日滿於耳。虛美重

入情

盡酷吏
罔民之
態

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幽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

古義

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益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汗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於漢宣時為對病之藥而狀酷吏深獄言言可涕
真千年刑箴也此在江陵時亦切今時則病獄煩
而少斷

上屯田奏一

趙克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羗，東至浩疊，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

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趙克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

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窟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疥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歿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生宅變之憂十也。治隍陁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老將多筭如印印泥字字如錐真有用之文非爲文者也

上屯田奏三

趙克國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今餘
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
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
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
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
五百餘里。乘寒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
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
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
鬪具。燹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大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德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

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
陛下省察、

其靜如山、其畫如石、語語可復、真老臣也、漢疏中
賈生達董子粹、晁大夫精、趙將老、唐陸宣公之委
至宋文忠公之風、神皆所謂絕代佳人

條災異封事

劉向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
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剛直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
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
報、忠臣之義、一杼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聞舜
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
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
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

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粢釐粢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

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疆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憖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林崩。池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鵙退飛。多糜。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蜾蠃螽蟥並起。當是時。禍亂輒應。紂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揉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垂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糾。前後錯謬。毀譽渾亂。所以營

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徃徃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金口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群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消則政日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睍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

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季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調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

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恤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朋黨禹稷與臯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

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心。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

以不直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文四大段次序有經術有風議爽然成篇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衍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

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執，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于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竊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并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

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䟽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執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皂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

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未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危敷之言讀之毛豎
次第古今得失併照刷收煞處大是文人之口

諫起昌陵疏

劉向

來得遠
而達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斂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

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隴，皆小葬，其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

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于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

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椁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官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官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

言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卽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管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愴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俯仰興亡之際令人慨然人是達論而次第古
以來葬事侈儉得失片言有神文傳而情至文
章之鉅初葬亦大過聖人世天下孝心無所泊
而安之耳若志漢侈葬賈一實多不可無所論
救止且持論正而達與墨一陽王孫小碍名教
不同

論治性正家疏

匡衡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
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
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
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
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
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
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

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壅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

亦是人
人對病

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謙，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

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大通性

情之言亦大關安危

戒妃匹勸經學疏

匡衡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粢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

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正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未求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

天下幸甚

漢儒仲舒之文澤于道次則劉向匡衡緣飭經術其言燦然條達也

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奸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䟽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

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榦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奸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

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是揆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義樂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

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執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朝廷者天下之楨幹，治天下者審所尚，此最是理要。

漢書卷九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漢書卷九十九 西域傳第六十九



